

《華嚴宗》 第三講



譯出《十地論》，於是有一班人。他兩個人譯的，是嗎？分開來譯的，講了嗎？

聽眾：講了。

那兩個人譯，譯了之後，這樣每一個「三藏」，都有他的徒弟的，各人、各人都着他老師學《十地論》了。那麼於是在佛教史上，就叫他這班人做「十地論為宗」，叫它做「地論宗」。所謂「地論宗」就以《十地論》為他所尊崇的，學的那個人，就叫做「地論宗」。《地論》就指《十地論》，那依哪個為正式祖先？無的。因為它(是)兩個不同的人分別譯的。是由那個光統律師譯，溝通的。

那我們在歷史上，就有一件事就講這個他當時譯的一個狀況。這樣，就一本書道甚麼、僧甚麼的。道寵法師的序(傳)，他這樣說了。他怎樣？他說初，那個傳譯者，那個勒那三藏。「唔該、唔該！」(謝謝)教示三個人，教出三個人來，三個人之中，就房、定二士。一個房法師、一個就定法師，那個名不清楚他(們)了。

傳授心法給這兩個人，授其心法。就另外一個人，就(是)慧光了。這個人就專學法律，即傳了那本經給他，解了本經給他，又教了他法，從律，戒律。那麼勒那法師，這個勒那法師又是譯者，不是傳話者。他這個人就教出三個人。這三個人多數又是「地論宗」的人物了。另外一個翻譯者就(是)菩提流支了，就叫做菩提三藏，就只是教出一個人。

寵，就道寵了，教道寵了，教出一個道寵來了。那麼道寵，他就在「北道」，所謂「北道」，這個括弧就是我的注了，注它而已。相州以北就「北道」，相州的北部，就當時相州以北的地方。他就教出兩個人，這個就(是)道罕，一個就僧宜，四人，教出四人，還有兩個就不知道了。教出四個人。這樣，那個慧光法師就在「南

道」，即是相州以南了。

就教出道憑、僧範，這個即是道憑和僧範。教出他們兩個，那就於是分派了。洛下指洛陽了，就分出「南、北」兩派了。「南、北兩道」，那即所謂「地論宗」一開首分「南、北兩道」。那個學說就分成兩派了，就「當現兩說」，當下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學說。「當現兩說」就「自斯始也」。搞出兩派學說就由這個時候就開始了。《續高僧傳》講的，就說一開首，就所謂「地論宗」就分成「南、北兩道」了。

那麼「南、北兩道」到底那個學說怎樣不同？就這樣了，「南道」，「南道」的人即是勒那摩提的那個系統了。「南道」就以他承認每一個眾生有「八個識」。即是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、「意識」、「第七個識」本來叫做「末那識」，他們那班人搞錯了。他就叫「阿那陀識」，「阿那陀識」，本來「阿那陀」是「第八識」的別名，ādana。不是叫做「阿那陀識」，本來「阿耶陀識」在印度是「第八識」的別名來的。

他那班人搞錯了，他說是「第七識」，就叫做「阿那陀識」，開首就搞錯了。他說「阿那陀識」都是「虛妄」的這樣，這個是搞錯的，實在搞錯的。不過「前七識」都是「虛妄識」，不能用的，是只有「第八個識」，叫做「黎耶」、「梨耶」，ālaya 那個字，他譯作「黎耶」。後來唐三藏就譯叫「阿賴耶識」，ālaya。

他說這個「阿賴耶」是「真常」，真的「識」，是「真的識」，真的，即是不是「虛妄」。「常」者，永恆不變的「清淨識」來的。那麼，這種的這樣的講法有甚麼證據？要拿出證據，你說他這樣搞，搞錯了。這樣，這個這樣的講法就在哪裏可以見到？即是「天台宗」的智者大師，智顛大師。智顛大師寫了一本，他演講了一本書，叫做《法華玄義》第五卷。又見到吉藏，這個「三論宗」的祖師。吉藏的《中論疏》的第七卷和吉藏又有一本書，叫做《法華玄論》，就(它的)第二卷，他這樣講了。

「南道」就這樣的，「前七識」就(是)「虛妄」的，「第八識」就是「真常淨識」，這個「真常淨識」就是怎樣的？他說它，「識」，「真常的淨識」，這個「第八黎耶識」，其「體」即是「真如」，「如」即是「真如」，即是「本體」，是一個 reality 來的，就是「真如」，就是「本體」。一味，「一片清淨」的，一味，無說甚麼「納納雜雜」的(染淨混雜的)。「真常」的，這個是「南道」的講法。那這個「南道」的發展，後來變了「華嚴宗」了，那個「阿賴耶識」是「清淨」的。後來「六祖」都受它影響了。「六祖」講那個「阿賴耶識」都受它影響了。

那個「北道」又如何？「北道」的學說就以為，他以為不同了，它說「第八識」，那個「黎耶」，都是「妄」的，這個(都)「妄」，全部都「虛妄」。哪個才是真實？它說還有一個「第九識」，就另外說有一個「第九識」。「黎耶識」既然(是)「虛妄」了，它就不同「真如」了。「真如」就「真常」的，那它就依據《楞伽經》，《楞伽經》就說有「第九識」，就依據《楞伽經》來另外立一個「識」，就叫做「第九識」。那這個「第九識」就是「真如」，才是「真如」。那敘述這種講法，我們就看那個最清楚？看宇(井伯壽)，那個日本人，宇井伯壽所造那本《中國佛教史》敘述的。

這樣兩說了。那麼，兩說了，這樣哪一種說對？當然，議論紛云了。這樣我們就說，現在我們判斷它，我們說「北道」的學說就與無著和世親的(說法切合)，應該以「北道」為正(統)。「北道」之說就與無著、世親的《攝大乘論》的說(法)切合，《十地論》是世親造的，而世親就繼承無著之說。無著造了那本《攝大乘論》，世親替他作注釋。而《攝大乘論》就說「第八識」是「虛妄」，那麼變了他說「第八識」是「虛妄」，就合這個無著、世親的說法。

如果你說「南道」的講法是中國人的說法，它這個(「北道」)就是比較接近印度的講法。而且它的好處還有甚麼？《楞伽經》作依據。拿得出多少證據來。那麼，所以我們說「北道」之說應該是正論，是對的，比較對的，所謂正論不是絕對正確的，

即是比較接近、比較是正統的講法。那我說它應是正論，我就根據宇井的講法。宇井伯壽的《中國佛教史》寫的，宇井好精(明)的。他講到這處，他說「北道」之說就似乎是實際之說。

(他)很小心的，宇井伯壽，這樣即是說他宇井伯壽認為「北道」之說，才是正統、才是正論。不過，他很小心的這樣。那麼應該是「北道」之說一路弘揚下來，那就對了。那世界事很巧合的，比較正(統)的理論未必可以流行。反為旁支的東西更會得到人歡迎的，這樣，但是結果它的收場就併了入去「攝論宗」。那麼怎樣？它因為勢力不盛，為甚麼勢力不盛？很簡單，兩種。第一那個光統律師徒眾最多，勢力最盛。第二，政治力量，光統律師和那班執政者的關係非常之好。

所以它佔優勢。那麼因為這樣，不是，「南道」，我講錯，「南道」的勢力就盛，「北道」的勢力就不盛了。他說「南道」的勢力為甚麼盛呢？因為「南道」的光統律師，那個慧光法師在政治上，那個政治圈子裏面那種，用今日的說話來講，打好公共關係，打得非常之好的。多人，那些士大夫擁護他。「北道」的人純粹(是)那些學者來的，在政治圈子裏面，無勢力。而那個慧光論師徒眾多到極。那麼結果分途了，分開了。

不相融了，但是在那個時候，就南邊梁武帝之後，那位真諦法師由印度來中國。(他)就翻譯了無著所造的《攝大乘論》。翻譯了無著所造的《攝大乘論》，而《攝大乘論》，無著的弟弟世親替他造注釋。那麼真諦就弘揚《攝大乘論》，就創立了它做「攝論宗」。那「攝論宗」只是一個新宗派入來，而且它的學說就很詳盡。真諦的學說很詳盡，所以「攝論宗」就在南邊非常流行，就影響了北邊了。他所譯那本《攝大乘論》，就影響到北邊。他的學說就影響到北邊。

北邊，「南道」的人就不理會它，吸收那個《攝大乘論》，但是不理他真諦的學說。而「北道」的，就自己孤零，勢孤力弱，就於是那班人不只吸收《攝大乘論》而

已，還吸收「攝論宗」的學說。關於「攝論宗」的學說，北方就比較詳盡而周密。那麼因此自從真諦創了「攝論宗」之後，「攝論宗」就和「北道」有重疊了，它認為「第八黎耶識」是「虛妄」的，那麼於是「北道」的人就全部學真諦的學說，學這個「攝論宗」的思想。那麼不就是歸併了入「攝論宗」？它又無勢力，在社會上。

那麼一個好好的宗派，很接近正義的宗派，從此就消亡了。那就於是他們北方就是「地論宗」(的)「南道」的天下了，北方這樣了。那麼就講到這裏，我們就要講到「南道」的發展了，「北道」無了，是嗎？而「南道」又如何？「南道」就發揚光大了。那麼「南道」就由慧光，這個很有勢力的，而且又很有道德的，戒律非常之好的，這個和尚。就由慧光，就一傳，傳了很多的弟子。弟子之中，最重要的是就(是)道憑了。其他我們不寫的，他最重要的弟子，就(是)道憑。

道憑再傳，就傳給靈裕，靈裕再傳，三傳了，就傳到給靜淵，靜淵了。靜淵再傳，就傳給智正。智正就是關鍵的人物，即是第四傳了。一傳、二傳、三傳、四傳，那麼智正就是第四傳了。第四傳他就得到一個好有為，很超群、很超卓的弟子，這個就叫做智儼法師，即是第五傳了。智儼法師，這個智儼法師，有些人稱他做「第三尊者」，唐太宗即位的時候，他曾經，這個智儼法師見唐太宗。和唐太宗一席話，唐太宗對他一番話非常之滿意。

就於是那些人就稱他做「帝心尊者」，即是能夠講的法夠能合皇帝之心，稱他做「帝心尊者」。那他又因為在終南山，終南山那間「至相寺」，在那裏做住持，於是那些人就稱他做「至相大師」。南北朝隋唐的時候，那些和尚就很喜歡標榜的，是嗎？他有種魏晉那班學者的執著，好喜歡標榜，魏晉那些學者很喜歡標榜。他那些和尚亦很喜歡標榜。那些人一有些甚麼，就(叫)甚麼大師之類的那樣。標榜，那麼就稱他做「至相大師」。那他這個人是怎樣？這個人兩方面的傳承。

一方面，就傳慧光法師的「地論宗」的系統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又承受一個無師自

通的杜順和尚。這個人都不知道怎來的，人人又說他「文殊菩薩」化身怎樣等等。杜順和尚，杜順和尚的學問淵源怎來的，不得而知。但是這個人就有奇蹟的，有病的人找他，說有病，給他摸一摸，你的病就好了這樣。你的身體不舒服，坐在他身邊，就本身有病的，跟他談一會，就痊癒了。有這樣的東西的。這個是有些神奇的人物。

他的學問淵源是怎樣，不清楚的，這個人。他就建立「五教」的學說，後來「華嚴宗」判教的，判「五教」就在他那裏來的。那他這套東西，就傳了給智儼。智儼就一身而擔兩邊，一方面就擔「地論宗」的正統，一方面就擔了這個杜順和尚的「五教」之說。「五教」和「法界觀」，「華嚴宗」的修行法，「修禪觀」的「法」就是「法界觀」。

杜順的「五教」和「法界」，「五教」的判教和「法界觀」的觀想法就都傳給智儼。對智儼，你說他是純粹的「地論宗」，不是，那麼，而杜順和尚，在佛教裏面就稱他為「華嚴宗」的「第一祖」、「初祖」。這個就智儼，來到這裏，我們特別寫智儼，大家留意智儼這個人物，但是華嚴宗的人講到他這一截就模模糊糊。

即是將他講得太清楚，就說他，這個「華嚴宗」是「地論宗」和杜順的學說，兩派合併，是兩併來的。「華嚴宗」的人就想將它講到整個這樣。不肯認，不肯說「地論宗」是我們的祖宗這樣。它不肯，它怎也可要捧着那個杜順和尚做它的第一祖。就把慧光法師那段歷史傳下來，那段歷史輕輕「撇」(帶)過，輕輕放過這樣的。「華嚴」，須知「華嚴宗」的人對歷史不是很忠實的。佛教這麼多宗之中，對歷史不是幾忠實的就是「華嚴宗」。「華嚴宗」的人講很多東西，有時候不盡不實的。

它實在骨子裏整個就是「地論宗」的變相，但是它偏偏就不肯提「地論宗」。它用這些說為本質，後來賢首法師就講甚麼？「阿賴耶識」是「真常心」，這種這樣的講法，簡直是「地論宗」的。他又不肯講是慧光法師這樣說。不肯，除非你考據，考到他是這樣。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接受杜順和尚「法界觀門」和他造了本書，叫「法

界觀門」，「法界者，宇宙也」。整個宇宙互相依賴而…互相依賴，互相影響，而產生這個世界。「門者」，「入門」，「法界觀的入門」。

另一方面，他就把佛教分成五級，叫做「五教」。後來「華嚴宗」就以他這個為基本，判教、判「五教」了。那麼到下一段，我們然後才批評他這個「五教」。他以這個杜順和尚所講的說法作規模，建立他的規模。而他骨子裏的本質，就繼承這個「地論宗」。因為「地論宗」太早了，學理的根據太弱，他還要滲加很多東西在這裏，那麼將他一綜合了之後，他著了幾本書，實在「華嚴宗」的奠基，就是他建立的。

「華嚴」的《華嚴經》的〈搜玄記〉，「玄者」，奧妙之理，把《華嚴經》的奧妙之理來講。其實他所謂的「搜玄」的，一句話就是甚麼？「托古改制」。《華嚴經》根本就無講到這套理論，它就借着那本《華嚴經》，就解釋這本《華嚴經》，用他這套東西來解釋《華嚴經》。借《華嚴經》來到作幌子，就講他自己的學說。

換言之，即是就拿印度人的所流傳的一本經作幌子。就連中國人所想出來的東西，給它作學說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就說我們中國文化就這種情形，就(是)中國文化對抗印度文化，對抗這些外來的文化。不過他就講得恰恰當當。就拿着那本《華嚴經》等，來到講。根本《華嚴經》並無講出這些說法的，無講說這個「第八識」(是)「真常」，又甚麼「五教」，甚麼無講的，《華嚴經》整部無講這些。

你即管揭一揭，無講這些東西。但他講的這樣，他很巧妙這樣「褪下褪下褪出來」(逐些逐上說出來)。那這種東西，講一句刻薄的話，就是甚麼？呂不韋，大家讀過，知道呂不韋就奪了秦國，是嗎？他那個兒子做了秦始皇帝，是嗎？用這個方法，那麼就有很多人就這樣說，說我，說羅先生他講那些各宗派，很多派經過他講一講，他將人家的價值減低了這樣。

不是我故意講到它這樣，是這樣的，事實是如此的，是嗎？事實是如此的。《華嚴經》〈孔目章〉，「孔者大也，目者綱領也」。《華嚴經》的大綱領，即是這樣解，「孔目」不就是大綱？「孔目者」。「華嚴五教」的，不是，〈華嚴五十要問答〉，提出五十個問答和〈十玄章〉，《華嚴經》所講的「十玄門」。後來，唐賢首法師所講的「十玄門」。那麼，當時杜順和尚已經創立了一個規模。後人將它來修飾的，就因為這樣，所以它那個規模就是杜順和尚。

他們於是只是捧着那個杜順和尚，就不肯談這個，就不肯說我自己的來歷是由慧光法師來的。等於秦始皇只是說他是莊襄王的後裔，是嗎？他就不肯認呂不韋做父親。那麼自然這樣之後，他就擔當起兩方面，於是「南道」的「地論宗」就亡於他之手了，就融入「華嚴宗」了。融入「華嚴宗」，取回它的骨髓，整個規模改變了，「華嚴宗」。不過那時候的「華嚴宗」只是開端，杜順和尚(的時候)。杜順和尚一傳給智儼之後，杜順和尚將「華嚴宗」的開端打開了。真正開端，連「地論宗」的骨髓都吸了進來，就是智儼，不是杜順的。

那他就在這個時候已經開端了，但未確立，要等到賢首法師，然後才確立。那麼這個杜順和尚很長命，那個智儼死了，杜順都未死的。智儼就在杜順那裏學習，學習完就辭別他老師，就到處去活動的。此人到處活動。他在政界人士的那裏怎樣的？在那裏和(他們)交往、到處打關係、到處弘法。杜順就不是，杜順都有，不過杜順比較無智儼這樣活動。那麼杜順，後來智儼死了，杜順都還未死。

杜順這個人就是陳朝，陳武帝永定二年，即是公元五五七年生，就至到唐太宗貞觀十四年，公元六四零年，那麼長命才死。他死的時候，他徒弟智儼法師已經早死了。這樣，以上就由「地論宗」發展到「華嚴宗」的經過。那麼現在我們就要講到，這個階段應該溯源於印度，第一個階段，我就這樣(的)看法，第一個階段，到無著、世親就造《十地論》，那個《十地論》一定是在印度相當流行的。如果不在印度相當流行，就不會流(傳)到中國來，是嗎？而且有兩個法師都講，兩個印度人都一齊講

《十地論》。

一定很流行，他造了《十地論》就一方面流行，流行的結果就(傳)東地了，就傳到我們東面，傳到印度以東，傳到我們中國了，這個第一階段。這個第一階段，根本連「地論宗」都無。但我們溯其淵源，必定應該溯它的來源，這個源頭是這樣的。這樣，然後，第二個階段，元魏的時候，菩提流支等這兩位三藏法師就翻譯這個《十地論》了。翻譯了之後，就有一班人研究，由翻譯而引起研究。

由翻譯而分宗，分「南、北道」。分「南、北道」，「南道」獨勝，「北道」就停息，這個第二個的階段。(智)儼法師擔起兩方面的學說，一方面就擔起慧光律師所傳的「地論宗」，一方面就擔承杜順和尚那種「法界觀」、「五教觀」的那種學說，那麼將它融會作一體，有很多著作，那個時候，「華嚴宗」已具雛型了。好似一隻蛋，那隻雞蛋裏面已經，整個殼裏面，整隻小雞在裏面了，具體而微了。第四個階段...

-完-